

傳奇人物湯恩伯

●馬存坤

將軍衣著大兵一名

抗戰第二年，日本飛機炸毀黃河堤（註）造成黃河泛濫之後，敵我在河南隔著黃泛對峙約三年之久。湯恩伯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卅一集團軍總司令，駐在河南。在這畸形安定時期，這位抗日名將，構想了頗具前瞻性的戰地政務問題，對日總體戰中如果戰地政務辦好，足堪輔助作戰，利國利民，原則絕對正確；但條件如何，必須研究。湯恩伯拉我幫忙，經我婉謝；軍人作風，說做就做，他既未與地方政府協調，也毫無現在所謂的「公關」。而敵人於師老無功的苦悶下，意圖威脅我抗戰大後方，以配合其向南進攻政策，於是調集重兵，計步兵十五萬餘人，騎兵約八千五百餘人，砲五百五十餘門，戰車三百餘輛，裝甲車二百餘輛，並集中空軍飛機於安陽、新鄉、淮陽、信陽各地約百餘架，發動豫南豫中強勁攻勢。這一役我第一、第五兩個戰區各部隊均參與作戰（湯恩伯部為其中之一部）大致說來，我方先潰敗，後穩住陣腳。不幸河南在大荒旱（我在魯山省府所在地，親見法院審理「人吃人」慘

案和路有餓殍慘狀），再受敵騎蹂躪，兵燹之災，人民痛苦，不可名狀。「八路軍」對堅強反共之湯恩伯及其部隊「跟著造謠」（當時用語）、挑撥、煽惑，於是目標最大的湯恩伯，成爲被總攻擊的目標。河南各方面對湯多所責難，事情鬧大，經統帥部與中央主管方面調查處理，湯恩伯受到處分，代表河南的省主席李培基涵礎，也爲之黯然下台，這時我已調回中央工作，獲此消息，不禁愴惻久之。

河南是我服務較久的第二故鄉，河南的人與事，民風民俗都不陌生。我直接認識湯恩伯，也在河南，此外尚有兩位軍校十年的堂妹丈，都是「湯老總」（部下對湯的暱稱）的幹部，平日聚談，也會涉及湯的爲人、個性、作風，乃至生活小節，因此，我對湯也算粗有了解。羈旅海外，輒懷岱馬越島之思，爰將湯恩伯將軍在河南戰時一些舉措乃至瑣事，就記憶所及錄出，聊抒懷舊之情。

註：何應欽著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謂係日軍炸毀黃河堤，是否敵機炸毀，抑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下令我軍決堤，存疑。

抗戰開始約三月，民國二十六年十月的一天，我（時任河南林縣縣長兼司令）接到急報，湯恩伯率部來縣，我從大公報范長江的特寫，早已知道並欽慕這位南口抗戰敵膽爲寒的英勇將軍，有機相識，立即前往迎接，以盡地主之誼。

當他知道地方官來迎，即由擔架下來，和我握手，一副田字臉。面目晒得黑裏帶紅，中等身材，身著士兵裝，腰繫窄皮帶，並無將官領章符號，脚下布鞋一雙，說話偶有口吃，惟眼光有神而已，他給我的第一印象，活像大兵一名。

我問他願不願意住商會比較舒適些，他說：「我住文廟（孔子廟），由石覺（時任少將旅長，與我大談「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」的理由與條件，令我五體投地）去住商會好了。」我再問其他將領是否需要安排住處，他答：「由他們自選村庄分開來住，你不必管了」。

那時我心存一個疑問，一位帶兵大將爲何不乘馬而睡擔架？大概他已有感應，未等我開口，他先向我解釋「行軍就是我休息和構思時間，所以行軍時馬讓別人騎，我睡擔架。」我才恍然，他善於利用機會，支配時間，這是我初識湯恩伯

的經過。到了民國三十年，我和他在豫中葉縣再見時，他因戰功已升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，卅一集團軍總司令，官拜上將，形象上依然是大兵一名。

漳河之戰出奇制勝

林縣西屏太行山，山之西與山西省長治縣相鄰，東接平漢鐵路大站安陽，北瀕漳河，與河北省一部份爲界。湯恩伯率黃杰、關麟徵這些戰將在南口對敵硬拚之後，損失不輕；奉命經晉北轉進林縣安陽整補。在晉北冤家碰頭，與敵遭遇，小有斬獲，輾轉到達林縣，還未整補，從平漢線南下的敵騎，接近漳河。

當他住定，我到文廟去看他時，他毫不隱瞞對我說明敵情，並告我說：「我現有可以作戰兵力，連同馬伏號兵一起算上，不過六千人；敵人在平津以下，順利進展，如果不給敵人迎頭一擊，他會直抵黃河北岸。我準備佈署一個袋形陣地，讓敵人鑽進來，然後狠狠的打他一頓。不過，我的兵力不夠，你的地方武力要幫我守左翼一部河防，右翼另有其他部隊扼守。」我還來不及答話，他已經打開軍用地圖在方棹上，似早已構想成熟，一面用紅藍粗筆勾畫，一面向我指點。畫好之後，吩咐勤務兵傳參謀前來，當面交代完事。我也只有就他要求派我最精銳的第一團前往。這就是稍後敵人進迫漳河，先向左右翼河防試探，碰到射擊奇準，我的第一團即有損傷，惟正面河防虛弱，於是中計，用兩個聯隊多兵力搶渡，鑽進湯恩伯所佈的袋裏，被他痛擊一場。確記得

他告訴我，「敵方聯隊長一死一傷，損兵折將二千餘。」這是湯恩伯又一次勝利。

當然以弱勢裝備，對現代化部隊作戰，每次勝利的背後，隱藏了我方重大犧牲。漳河一仗之後，我請他小酌慶功，他向我說：「我已無兵可用了，這叫我如何是好？」我當時安慰他：「河南是著名的兵源之地，中原健兒，英勇善戰，快向長官部指明要訓練有素的河南保安團補充，當能如願！」結果，他獲得撥補七個河南保安團，帶到魯南，參與台兒莊大會戰，造成抗戰以降國際揚名的第一次大勝利。

一般底說，軍隊作戰方案等參謀作業，都是參謀們動腦動手，做好之後送呈指揮官核閱。湯恩伯於行軍住定之頃，即能判斷敵情策定攻守謀略，自己動手作業，可見他活力充沛，自信力之強，能够出奇制勝，信而有徵。

一堆爛賬都歸他負

林縣別後三年多，湯恩伯總部駐在豫中葉縣，我因公由洛陽去淮陽，路過葉縣，在未和他見面以前，業已聽說他收編游擊隊甚多，晤見時我曾試探的問他：「聽說您現在指揮單位很多，恐怕很吃力吧？」「連直屬部隊在內，共有三十幾個單位」。他答。於是我故作驚疑狀的說：「就我外行所知，西方軍事家認爲指揮官的指揮單位，不能超過七個，才可以發揮才能，運用自如，您指揮的似乎太多了。」他別有用心也帶另有苦衷的說：「是的，多是多了一點；但是你要曉得，敵偽、八路都儘量收編或吃掉游擊隊，壯大

自己，危害國家；這些游擊隊，不像你過去有地盤的游擊縱隊（按指林縣），有的紀律不好，難免騷擾人民，有的游而不擊，志在覓食，可是他們都是陷區同胞，爲國家利益着想，我收容他們加以部勒，最少消極的他們不爲敵偽、八路所利用，也可減少擾民的程度！」他說的都是事實，他的用心與苦衷外間不了解，我聽了之後，只好轉換話題，另談其他。

後來我知道這些紀律不佳的游擊隊，對外一切都打着三十一集團軍旗號，再加「八路跟著造謠」，因此他們所作所爲的爛賬，都算在湯老總的頭上了。

前瞻傑作戰地政務

現代總體戰，當然需要各方面配合，不過我們貧窮落後太甚，被迫不得已而奮起抗戰，連最起码的軍隊裝備都不齊全還談其他！可是湯恩伯另有見地，在敵我隔着黃泛對峙之下，無仗可打，他想到極具前瞻性的戰地政務問題，他認爲戰地政務如能辦好，足可輔助作戰。

當我在他葉縣總部盤桓時，他和我談此問題，他想成立戰地政務委員會，自兼主委，拉我幫他主持，另外網羅幾名在任卸任縣長擔任委員，至於財源，河南出產煙葉，戰前銷往美國，現在不能外銷，地方開設小型香煙廠，到處皆有，所產香煙，行銷大後方，西至西安、蘭州，西南至成都、重慶，他準備開辦大型香煙廠，獲利作爲事業經費。

我當告以省主席李培基，是我前兩任縣長時

的老長官，剛由銓敘部長回任河南主席之始，即調我作幕僚，遇我甚厚，人情上無法離開。而戰地政務構想極好，但牽涉甚廣，如能與辦起來，稍有成績，足為全國先河。惟人力、財力、物力均須配合，而軍事又倏忽萬變，不能不防；最好能先擬計劃呈報統帥部並與省政府聯繫、溝通，如能核准，即可放手施為，不計將來功過。

他當時也覺我的看法尚有理由，但我走後，軍人本色，說幹就幹，找了兩名卸任縣長，成立機構，創辦一個大香烟廠以作財源。糟糕的是立一集團軍香烟廠一成立，地方人所辦的小廠競爭不過，紛紛關門，普通人並不懂得他為戰地政務籌財源，只認為他是「與民爭利」！

防止青年誤上賊船

收容戰區逃向後方的青年，是他戰地政務重要業務之一。河南省北部、東部，以及冀魯蘇皖諸省都已淪陷，敵偽、八路的殘暴橫行，凡有血氣的青年，無不千方百計逃向後方，第一戰區成為北戰場陷區人民逃亡後方第一道關口，難民無衣無食，流離飢饉的慘慘，是大後方都市紙醉金迷、花天酒地，所難想像的。同時善於利用機會的毛澤東，又叫賣內毒外甜的糖球，辦起無教師無教室的「抗日大學」、「××學院」誘引青年上鉤（江青也是其中之一）以發展自我。

湯恩伯有鑒及此，首即成立戰地教育機構，收容戰區青年，使他們衣（軍）食（和軍隊相仿）教育等問題，都能暫時獲得解決，避免他們誤上賊船走入歧途。這件事不獨與地方行政部門有

關，尤為毛共所忌。就我所知當時被收容的青年們視為「德政」、「感戴無既」，而外間已有攻訐謠言，意圖製造湯恩伯與地方行政的矛盾。那麼誰在造謠？誰在製造矛盾？對毛共稍有經驗的人，當可恍然。

軍紀過嚴反被蒙蔽

湯恩伯指揮三十個以上單位，部隊本身已屬良莠難齊，單位太多，指揮監督更屬不易，湯恩伯自然知道這個道理，於是他嚴格要求部下，紀律嚴明，犯者重懲。我在葉縣他的總部時，得悉一件他認為違犯軍紀，嚴懲不貸，成為「大義滅親」的案件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湯恩伯的姊姊，遠在浙江鄉下，因為弟弟貴為大官，聲名煊赫，特將自己一個兒子，老遠送到河南來，投靠舅舅，並且千請萬托，湯情不可却，給他外甥一個最低名位，讓他在下歷練，管管小錢，誰知就在這小錢上出了一點紕漏，據幕僚告我，以當時幣值，這點錢不算什麼，外甥也不是有心貪瀆，年輕作事不够老練謹慎而已。但湯恩伯把外甥交軍法審判結果，認定這是貪污，經參謀長等勸說無效，居然把他外甥給槍斃了。

在私這不獨傷了他姊姊的心；在公雖可收嚇阻性的殺一儆百。但幕僚們認為過嚴，他們合議出一個反封鎖辦法，自此以後，凡是口頭申訴文書呈報的軍紀案件，一律不能到達總司令面前，使湯對於軍紀成為目瞶耳聾。

因畸形安定幾年，湯恩伯接眷共同生活。我

在葉縣停留時，承情邀我到他家（借住民宅）便飯一次，見了他的太太；湯老總並未事前通知，我去時看他太太還未洗完衣服，見有客來，他太太還怪湯老總：「怎不叫勤務兵關照一聲？這樣待客，真不好意思。」湯却說：「勤務兵有公事，馬先生不是外人」。就這樣簡單乾脆，在他臨時公館裏討擾了一頓兩菜一湯的便飯。

湯恩伯家居生活儉樸，夫人親自洗衣煮飯，而公私分明，勤務兵不供私用。帶兵官我看得多了，以貴為副長官兼集團軍總司令而能如此，確屬難得。

順利打通封閉王國

凡是待過河南較久的人，都知道河南有些特殊人和事，豫西南鎮平浙川兩縣的「別司令」就是其中之一。別司令名庭芳，教育程度有限，過去河南土匪猖獗時，以辦理鄉團自衛起家；逐漸由團練擴展而為「地方自治」，自立法令，自成天下，握生殺予奪之權，對上級功令，不理不睬。積久，他的轄區成為獨立王國，別司令聲威煊赫，儼然一位最有權威之國王。他的轄區特色如下：①軍事化：全縣壯丁嚴密編組如軍隊，加以武裝，由別庭芳統一指揮，他任司令，令出如山，據說戰鬥力頗強。②路不拾遺：轄區內治安良好，內部偷盜絕跡，外來土匪不敢犯境，確實做到路不拾遺。③具排斥性：轄區對上級功令若有若無，對任何力量予以排斥，包括軍隊在內，不許過境，更不能駐紮，此種特殊狀態，省政府和綏靖公署，均抱容忍態度。④「朕即法律」：法

王路易十四的話，居然由別司令徹底履行，不論民事、刑事，別司令一句話，即決定人的生命財產的得喪，例如任何人在田地裏採一顆包穀，挖一隻山羊，別司令說「槍斃」，就槍斃了。這樣特殊局面，省可以馬虎，抗戰已起，中央自難容忍；於是打破這一狀況的責任，落到抗戰名將湯恩伯身上，經統帥部考慮戰略需要，令湯率部進駐該區，對別庭芳臨之以威。湯為避免禍及地方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，一面調備行軍，一面派人曉諭別庭芳，自然也有地方職事人員，告以「湯恩伯是蔣委員長的愛將之一，所部是中央軍的精銳部隊，千萬不能碰」等情，別庭芳為之軟化，但為表示歡迎並顯實力起見，召開歡迎大會，集合武裝齊全數萬人參加，而湯部只有一師參與，顯有眾寡之殊。

最有趣的是別庭芳自任歡迎大會主席，致歡迎詞時，原意是恭維湯恩伯「足智多謀」，常打勝仗，却說成「湯總司令他老人家『老奸巨滑』，會帶兵，會打仗，……」，湯恩伯坐在台上，趕快向他說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」，別則回過頭來看了一下湯恩伯，然後又對會眾說：「他老人家道地的老奸巨滑，還客氣個啥?!」湯為之啼笑皆非，一時傳為笑談。不過從此，這個封閉王國被打開，戰時省府會進駐鎮平，國軍亦能過境或駐紮。

中原自古係四戰之地，民國以來，戰亂頻仍，兵燹匪患，紛至迭乘，人民在戰亂中討生活，炮火中洗禮，於是養成强悍的民風，其中少數區域如豫西、或縣份如林縣，尤為突出，百姓愛槍如命。別的地方大家比財富是比田地多寡，地較多即較富有，林縣和豫西有些縣份，則比槍枝多少，如發生糾紛，恩怨，不願申訴官府，恒以射擊直接解決；不論國軍或雜牌隊伍，游擊隊作戰潰敗，經過這些地帶，如果不擾民還好一些，否則一定大吃苦頭，丟盔卸甲。

恩義分明鐵錚漢子

許多關心湯恩伯的人，都知道湯在青年時期，家境清寒，立志去日本學習軍事而旅費無着，到處奔走借貸，終因當時任師長的陳儀慨予資助，才能成行。因此樸實無華的湯恩伯，對陳儀感恩圖報，平日視同師父，極為尊敬，幾於命無不從。

可是當大陸危急之時，陳儀變節，誘引手握重兵的湯恩伯投共時，他則當機立斷，毅然向最高當局檢舉，使陳儀無能逃遁。接受國法制裁。在陳儀伏法之後，湯恩伯不畏人言，又毅然出面為之收殮祭奠，以報私恩。這種公私忠奸之分，恩義正邪之判，決然釐然，非具大智慧，大毅力不辦，難怪知者無不讚佩湯恩伯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。

中外文 史叢書 衛挺生自傳

衛挺生著 定價新臺幣壹百元

劃撥帳號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中外雜誌社

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，湖北棗陽人，清末考取清華留美，學成返國，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、政治大學、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。大陸淪陷後受聘菲律賓賓大學教授，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，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，翔實生動，要目有：我的早年：冒險進取赴日留學。東瀛奇遇見陳天華。內憂外患東裝返國。赴京趕考公費留美。從密大到哈佛。「中國王孫」挨門賣書。葉公綽的懸賞徵文。南高師的耆宿俊彥。九六公債內幕真相。從政閒話：任立法院財政委員。建議管制發鈔銀行。財部顧問國府主計。任教復旦主經濟系。參加國際平準基金會議。重返書生生活：在香港和臺灣任教。考證徐福出版專著。日本學者謾罵爭論。菲大三位中國教授。發表中菲關係文章。參加世界立法會議。居美後的研究著述。